

三 楚
五 國
新 故
事 錄



五
國
故
事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三 楚新錄（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知不足齋叢書學海
類編龍威秘書函海
本皆收有此書知不
足本較勝故據以排
印另據抱經堂本補
訂誤

五國故事卷上

僞吳楊氏

先主行密

唐淮南節度使、中書令、終吳王。諡不愷號。乃追冊爲武皇帝。廟號太祖。

渥

乃追諡爲景皇帝。

涇

諡曰宣皇帝。

溥 僞號爲讓皇帝。乃李氏傳位之後。冊爲高上思元崇古讓皇帝。亦非吳也。

僞唐李氏

先主

昇 僞諡爲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嗣主

景 僞諡至道文宣孝皇帝。廟號太宗。

後主

煜 入朝封述命侯。旋封隴西郡公。殂。追封吳王。

前蜀王氏

先主

建 僞諡神武孝德明惠皇帝。廟號太祖。

後主

衍 降唐明宗。追封順聖公。

後蜀孟氏

先主知祥廟號高祖。

後主禪廟號高祖。封奉國公。薨。

追封楚王。諡曰恭孝。

僞吳先主吳王行密。廬州合淝人。力舉三百斤。微時。居常獨處。必見黑衣人侍其側。後既有衆。遂令部兵悉以黑綰。其首號曰黑雲都。行密之妻兄朱延壽。始爲行密稱薦。旋至壽州節帥。而延壽潛以宗姓通於梁祖。將規淮甸。行密乃謀去之。且慮召之不至。遂詐爲日疾。凡三年。其妻旦夕視其動靜。以爲信。至於私於隸僕。悉避餘人。唯不避行密。密一日謂其妻曰。吾日疾不瘳矣。諸兒且不克省。軍府之事。當屬於舅。汝宜召之。其妻自以齊召延壽。既至。行密處正廳。潛兵以見之。俄而開曰。數年不見舅。今旦果相覩。延壽惶駭。遂叱勇士執而殺之。仍廢其妻焉。行密雄豪。而頗有度量。蘇州刺史成及。及。浙之八都也。後爲彰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皆王命也。爲部所叛。執送行密。密以其厚重伉直。頗重之。舍於正廳之後。房室閒亦有劍甲之類。而行密盛暑中。日以單衣而至。與及飲膳。了無疑忌之色。及又嘗抵行密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而右手擎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項。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渥密長子。既襲父位。遂舉兵克江西虜鍾氏而歸。先是謠言云。楊老抽嫩鬢。搗作打鍾槌。此下有脫誤。聲猶未率。不堪嗣父事。乃同謀害之。而立其弟渭。槌折之言。蓋冥符也。初溫之與顯。同謀害渥。實戊辰歲夏六月也。議既定。其夕將暝。顯已先入。而溫使告顯曰。今非番直。不欲俱入。慮其謀漏泄。請顯獨訖其事。然後見報。顯諾之。其夕既殺渥。遂召溫。溫乃詣城門大哭曰。張顯弑逆。殺害老令公郎君矣。軍衆皆爲之哭。其夕遂殺顯。立楊渭。渭以溫兼左右軍政焉。渭既爲主。至己

卯歲建僞號。先是梁受唐禪。楊氏遂不復朝貢。因稱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閒一年。涓卒。乃以其弟丹陽王溥襲位。僞諡涓爲宣皇帝焉。朱瑾者。楊氏之名將也。徐溫旣出鎮潤州。以其子知訓知廣陵政事。謂之政事僕射。瑾與知訓有通家之好。嘗使知客詣知訓之第。知訓纔二十餘。頗以聲色爲務。而潛與知客通。取其所佩綃巾。知客懼。歸以告瑾。瑾頗銜之。一日。楊氏會鞠於廣場。知訓與瑾立馬觀之。馬首相接。瑾因揖知訓曰。那日綃巾。希以見還。知訓知事泄。且慮瑾爲變。翌日。遂諷楊氏出。瑾爲歷陽。瑾知爲知訓所排。將整行計。密有圖知訓之意。及知訓詣瑾告別。時盛夏。瑾以水徧灑廳事。皆汪洋不可駐足。乃直抵其內。瑾大設宴以待之。出愛姬姚氏薦酒。乃獻名馬。瑾愛其馬。夏以羅幃冬以錦帳覆之。知訓納拜於瑾。瑾以手板擊殺之。截其首。提入以見楊氏。聞變。乃閉諸門。且曰。伊自有阿爺處。置是事。瑾以楊氏不見納。遂踰城而出。因墮城下。折足。乃自剄。吳人暴其尸於市。蟲蛆不犯。卽日。其事聞於昇州。知誥誥謀於宋齊丘。丘曰。請明公卽今渡江。定其事。仍馳聞令公。令公卽溫也。時在潤州。則政事之任歸公矣。不然。令公當以諸子入代。明公無望矣。知誥立從之。溫聞知誥已入。遂因而許之。知誥旣代知訓。以厚重清儉。鎮撫時俗。頗革知訓之道矣。徐溫嘗入覲。知誥密聞於楊氏曰。溫雖臣之父。忠孝有素。而節鎮入覲。無以兵仗自從之例。請以臣父爲始。乃命溫悉去兵仗而入。旣泊。知誥之第。侍奉彌謹。初更睡覺。見有侍於牀前者。問之曰。知誥。溫因遣其休息。知誥不退。及再寤。又見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當如此。以廢公家之務。知誥乃退。及溫中夕而興。又見一女子侍立。問之曰。知誥新婦。亦勞而遣之。他日。溫謂諸子曰。事在二哥矣。汝輩當善事之。溫好被白袍。知誥每

遇溫生日必獻。一日既獻而座客有諂溫者曰：「白袍不如黃袍好。」知誥遂斥之。而謂溫曰：「令公忠孝之德，朝野所仰。一旦惑諂佞之說，聞於中外，無乃玷烜赫之名，願令公無聽其邪言。」溫亦然之。知誥慮溫急於取國，而已非其嫡，不得以嗣，故以是言之。然內謀其家，外謀其國，勞心役慮，數倍於曹馬矣。宋齊丘既在知誥賓席，溫甚疑之。有石頭大師者，溫頗加待遇，而齊丘亦寓於石頭之精舍。一日溫謂石頭曰：「宋措大在吾兒子門下，甚非純信之士，慮其近習，不以忠孝爲務，師其察之。」石頭乃伺其所爲，而齊丘已察其意，自是晨出暮返，歸必大醉，或以花間柳曲謳歌之辭以示之。石頭乃謂溫曰：「宋措大蓋狂漢耳，不足爲慮。溫由是不介意。」知誥之兄知詢，以徐溫既卒，乃代爲金陵節制，爲政暴急，仍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乃給以楊氏將中輔相之命，使知詢入朝。知詢信之，亟請入覲，及至江都，舍於知誥之第，且不得見。知詢詰之，知誥曰：「吾兄爲政暴急，上知之，將加譴責。」待罪於私第，尙恐未暇，況欲見乎？知詢由是始悔入覲，尋處環衛之列焉。行密四子，湜、渭、悉、襲，僞位唯濛爲溥之長。濛第十六而長於弓馬。徐氏忌之，故不立，而終構其罪。自臨川王廢爲歷陽公，幽於歷陽，濛聞將有禪讓，遂殺監守者，與其下二馳赴廬江，詣周本。本時爲廬江節帥即濛之婦也。本之子祚閉門不納。本問之曰：「我家郎何以不見？祚不答。」因執濛，宮之於外。濛因殺數人而卒。徐氏使溺其屍於江中。知誥在相府，嘗一日不悅，其夫人問之。知誥乃告曰：「夜夢不吉，以是爲憂耳。」夫人曰：「夢無吉凶，在人護之耳。有善護者，請召之，庶解憂慮。」知誥因出廳事，俄見周宗於庭下，乃謂曰：「我昨夢過順天門，俄而仆地，非凶邪？」宗亟拜賀曰：「此明公宜令人策立也。」知誥大悅。及宗入內室，與夫人同席而飲。

後使宗知鹽鐵職務。家遂大富。官至侍中焉。徐氏將移楊氏之祚。乃以昇州爲大吳西都。揚州爲東都。聲言將遷楊氏於江南。改白沙爲迎鑾鎮。俄而逼禪。稱楊氏欲入道。乃營室於茅山。遷溥居之。冊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尊號曰高尙思元崇古讓皇帝。溥旣渡江。賦詩略曰。煙凝楚岫愁千點。雨滴吳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端坐細思量。及將遇弑。方誦佛書於樓上。使者前趨。溥以香鑪擲之。俄而見害。李氏以海陵爲泰州。置永寧宮於州之門右。遷其族以處。使親信褚仁規爲刺史。以專防護。後周世宗渡淮。李氏急使人赴海陵。盡害之。知誥自以取國艱難。乃志勤儉。金陵雖升都邑。但以舊衙署爲之。唯加鷗尾欄檻而已。其餘女伎音樂園苑器玩之屬。一無增加。故宋齊丘爲其挽辭曰。宮砌無新樹。宮衣無組繡。宮樂盡塵埃。皆其實也。知誥卽位。改姓李氏。更名昇。稱大曆。今書其舊名。欲易曉也。宋齊丘旣以徐氏啓慶開國之宴。遂乘醉大詬於筵上。百僚悚然。知誥隱忍而已。吁。開國祚首啓宴樂。台臣爲之酌酒。晉史所謂我使庾純罵爾於席上。爾又不改此之類也。由是言之。蓋非國祚延遠之兆耳。知誥疾革。以其子景達類己。欲立之。時景達爲成王。居守東都。東都。揚州也。知誥乃密爲書以召景達。使人入將付後事。醫官吳庭紹與知誥診候。知其將終。且召景達之事。遂密告李景。使人追回其書。時書已出秦准門而追及之。俄而知誥殂。景乃卽位。其後吳庭紹遷內職。人罕知其由。或云。知誥在位。嘗憂。夢黃龍遶其殿檻。使人觀之。報曰。齊王抱小殿之柱而立。知誥心喜。乃定其儲位。齊王卽景之初封也。後爲吳王。本名景通。卽位改曰璟。後避周廟諱。更名景。以二說相異。未詳孰是。又嘗以其事實於江南一朝士。曰。非也。徐溫旣與吳將謀弑溫。而先擇其嗣主。而溫夢入宮中。見白龍抱其殿柱。明日早入。果見溫弟潛。衣白衣抱殿柱而立。心乃定之。非李氏事也。景在位。嘗構一小殿。謂之龜頭。居常處之以視事。人有偵其所在。必問曰。大家何在。在龜頭裏。及後有內附之事。人始悟焉。景卽位。改

元保大壬子癸丑間。有狂人遍揚州市。詬罵市人。待顯德三年總殺之。又曰。不得韓白二人。殺之無噍類。時朝廷廣順年也。人皆莫測顯德之號。俄而周太祖南郊。改元顯德。世宗襲位。因仍其號。至三年丙辰。王師遂入淮南。時韓侍衛令坤。白太師重遇。並爲戎帥。王師既入。將屠其城。而二公戢兵。淮人得過江而南者尤衆。悉如狂人之言。周師未南征。而淮南市井小兒。普唱曰。檀來也。衆頗怪之。及揚州建春門有鼃本羅謂之龍音。而俗出於水次。衆以爲應矣。未幾。王師入。先鋒騎兵皆唱蕃歌。其首句曰。檀來也。方明其兆。僞侍中周宗。既阜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及世宗將謀渡淮。乃使軍中人蒙一羊皮。人執一馬。僞爲商旅。以渡浮橋而守。繼以兵甲。遂入臨淮。雖金陵弛於邊防。亦周宗務於貪黷。破國之釁。有若此者。爲臣之咎。不亦深乎。煜景之次子。本名從嘉。嗣僞位。乃更今名。有辭藻。善筆札。頗亦有惠性。而尙奢侈。嘗於宮中以銷金紅羅。繹其壁。以白銀釘瑇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稱梅花於其外。又於花間設綵畫小木亭子。纔容二座。煜與愛姬周氏。對酌於其中。如是數處。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爲月宮天河之狀。一夕而罷。乃散之。煜善晉律。造念家山及振金鈴曲破。言者取要而言之。家山破。金鈴破。又建康染肆之勝。多題曰天水碧。天水碧。因煜之內人染碧。夕露於中。庭爲露所染。其色特好。遂名之。初煜建隆二年七月二十九日。襲僞位於金陵。因登樓建金雞以肆赦。太祖聞之大怒。因問其進奏使陸昭符。符素辯給。上頗憐之。是日對曰。此非金雞。乃怪鳥耳。上大笑。因而不問。昭符之對。雖涉滑稽。而能取悅上情。免其君僭上之責。亦其忠也。僞蜀先主建。許州舞陽人也。世爲餅師。嘗葬其父。乃發地數尺而瘞。瘞人下葬。皆以即。日求地開塋故也。其棺躍出。有神人

謂曰：此天子之地，女小民何容卜葬？建不聽，但瘞之，棺復躍出，如是者三，乃得葬。其後爲忠武軍部將，討尙君長於山東，力戰馬斃，剖之得蛇於馬腹，由是自負。建初以唐朝之命，析黎雅邛蜀四州爲永平軍節度，旋領兩川，封蜀王。及梁太祖受禪，乃僭大號，梁祖以其俱爲唐朝勳舊，不敢傲之，又以岐隴不附，欲假建爲腹背之患，乃與之通和，使介交質，情好尤篤。建初復書於梁祖曰：七十州自可指揮，八千里罕因開拓。又曰：俱非特強逼禪，皆以行道濟時云。建在位，有漢州人郭迴耕得古銅牌以獻，有王建王元膺以下六十餘字。建乃改其長子名元膺，以應其事。識者曰：膺者胸也，胸者凶也，皆非吉兆。俄而元膺以延巧之夕，將請建宴於東宮，遂謀作亂，事發，元膺伏誅，乃立其少子鄭王衍，是爲後主。建在僞位十有二年，凡五改元。曰武成，曰永平，曰通正，曰天漢，曰光天，仍以其僞號易錢文而鑄之。今惡錢中尚有建急於督責，雖倉廩充溢，廷博案：而鑄之至倉廩充溢十九字，據別本增入。而聚斂不已。蜀中每春三月爲蠶市，至時貨易畢集，閭閻填委，蜀人稱其繁盛。而建嘗登樓望之，見其貨桑栽者不一，乃顧左右曰：桑栽甚多，儻稅之，必獲厚利。由是言出於外，民懼，盡伐其桑柘焉。建末年苦於痢疾，疼楚尤劇，但坐錦甕而疾中顧左右曰：我見百姓無數，列於牀前，詬我曰：重賦厚斂，以至我傷害而死，今已得訴於帝矣。建曰：我實不知外間如此，今如之何？未幾而殂，衍卽僞位，荒淫酒色，出入無度，嘗以繒綵數萬段，結爲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一綵亭於山前，列以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廚食料烹燂於其間，衍凭綵樓以視之，謂之當面廚。綵山之前，復穿一渠以通其宮中，衍乘醉夜下綵山，卽泛小龍舟於渠中，使宮人乘短畫船，倒執

蠟炬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之聲，沸於渠上。及抵宮中，復酣宴至曉。綵樓山遇風，雨霜雪所損，乃重易之，無所愛惜。又好擊鞠，常引二錦障以翼之，往往至於街市。衍爲步障所蔽，而亦不知。乃齊東晉高障之類也。好戴大裁帽，蓋欲混己。廷博案：此處似有脫誤，據蜀檣云：衍好私行，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而人以爲泥首包羞之兆耳。衍好燒香，沈檀蘭麝之類，芬馥氤氳，晝夜不息。旣而厭之，乃取阜角燒之，其奢縱皆此類也。初，建立衍爲嗣，鑄銅鐘於佛寺，虛懸之，其聲洪遠。建乃謂其下曰：吾立此鐘，爲立太子故也。今聲洪遠，是必東宮將來之慶。俄而纔及八日，其鐘殞地，龍首摧落。建聞之不懌，衍襲僞號，果八年而亡國。衍之末年，率其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山上清宮，隨駕宮人皆衣畫雲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辭，親與宮人唱之，曰：畫羅裙，能結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在風塵，宮人皆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而在凡塵耳。後衍降中原，宮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初，莊宗卽位，與通好，命客省使李嚴使於蜀。衍建上清道宮，塑元元及唐朝列帝，宮中僞尊王子晉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塑其形，仍塑建與衍，侍立其側。召嚴以觀之。衍因備法駕，行朝謁獻享之禮，而亦享唐之列聖。蜀人以爲朝唐之列聖，蓋歸中原之兆也。謁享之日，蜀中士女夾道觀之，珠翠簾幕爲之照耀。及嚴回，乃言可取之狀。嘉王宗壽者，王氏宗室中最爲賢王，嘗因重陽，衍召宗室及近臣宴於宣華苑，自旦至於繼火，沈湎尤甚。宗壽因以社稷之事言之，涕淚交落，而佞臣潘在迎，顧在珣。廷博案：蜀檣作顧珣，在字疑衍文。韓昭等數輩以爲嘉王酒悲，因爲諧謔笑玩而罷。及蜀亡，宗壽至洛，表請以公禮葬衍，朝廷因追封衍爲順正公。出葬之日，宗壽步從之，尋爲涪州刺史，復爲青州節

度使。以壽終。蜀之王公亡國之後。多所淪喪。而宗壽獨保其終。以見上天福善之道。後唐既平蜀土。乃以太原節度使孟知祥走馬入蜀。以鎮撫之。及明宗時。安重誨用事。知祥乃絕朝貢。尋以長興五年。遂僭大號。初。王氏在蜀建剏宮殿。皆紀大匠孟德名氏於梁。俄而終爲孟氏所處。知祥僭號纔七月而終。其子昶。嗣僞位。昶尙年少。乃與其母后同宮數年。餘遂遷新宮而居。以其宮宇稍廣。乃選民間女子有殊色者充之。及有司引至後苑。昶親選擇。佳者亦賜諸王。餘則縱去。而民間懼其搜選。皆立求媒伐而嫁之。謂之驚婚焉。昶之幼年。有日者周元豹視之。謂知祥曰。此兒骨法非常。宜愛之。知祥不聽。後又遣元豹同昶於戲劇之處。熟視之。旣而告曰。此四十年偏霸之主。非等閒也。知祥始喜。由是特加愛念。昶之母后。卽後唐積慶公主之從車也。嘗在井門。累從征伐。備歷艱難。由是頗務慈儉。常戒昶以固福壽爲懷。而昶亦能稟之。寢處惟紫羅帳。紫碧綾帷褥而已。無加錦繡之飾。至於盥漱之具。亦但用銀兼以黑漆木器耳。每決死刑。多所矜減。而儉止一身。仁唯容惡。乃匹夫之小節耳。然仁道至大。元鑒孔昭。及歸皇朝。終訖天命。遠視李氏。近觀王衍。禍福之道。蓋相方焉。蜀之末年。百官競執長轡。自馬至地。婦人競戴高冠子。皆謂之朝天。又製新曲。名之曰萬里朝天。意謂萬里皆朝於已。及歸降之後。崎嶇川陸。至於京師。乃萬里朝天之驗矣。昶性畏懦。在位唯每年春一拜知祥之陵。及十一月誕日。僞號明幸佛寺燒香而已。他無所適。每出則乘步輦。垂以重簾。環結珠香囊垂於四角。香聞數里。人亦不能見其面。租出外則以其輿蒙崇飾者麗。居常在內。惟銅裝朱漆小而已。故三十年不南郊。不放燈。率由懼非常也。昶後體重。遂不乘馬。內廢惟飼一打毬馬。而久不按習。亦不堪乘跨。其餘

五國故事 卷上

名馬多屬之親王近臣耳。

偽漢先主名嚴後名顯

後又名龔。龔之字曰鰌。本無此字。龔欲自大。乃以龍天合成其字。以其不典。故不書。

其先上蔡人。徙閩之仙游。復遷番禺。因

家焉父諱爲賀水鎮將旣卒以其子隱嗣隱卽巖之兄也先時唐末天下藩鎮不受代而薛王知柔以石

門扈蹕功授廣帥丞相齊公徐彥若復代知柔隱皆迎納朝論嘉之尋自爲廣帥隱卒巖代其任初巖

之正母韋氏頗妒聞其生乃仗劍於中門使取其兒至將殺之家人不敢匿乃持去既見之後劍輒墜地

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寶遂取爲己子梁朝命册南平王以中原多事乃僭號改元乾亨封其子十有

八人爲王九年八月白虹入其僞三清殿中頗憂畏中外震懼會有詞臣王宏欲說巖乃以白虹爲白龍

見上賦以賀之巖大悅乃改元白龍更名龔又改爲龔龔見前注謙初爲封州刺史而其母段氏生巖有日

注・見前

謙初爲封州刺史而其母段氏生嚴有日

者視之。謂謙曰。公之諸子。唯少者貴耳。又巖性嚴酷。果於殺戮。每視事。則垂簾於便殿。使有司引罪人於

殿下設其非法之具而屠脔之。故有湯鑊鐵牀之獄。又有投湯鑊之後。更加日曝。沃以鹽醋。肌體腐爛。尙

能行立久之乃死其餘則鋤鋸互作血肉交飛腥穢之氣冤痛之聲充沸庭廡而巖之唇吻必垂涎及頤

額若噲膏血之氣者。久之方復常態。有司俟其復常。乃引罪人而退。蓋妖蜮毒龍之類。非可待以人倫也。

縱暴政之外。惟以治宮殿爲務。故作昭陽諸殿。秀華諸宮。皆極瓊麗。昭陽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簷檣

棧橋亦皆飾之以銀。殿下設水渠。漑以眞珠。又琢水晶琥珀爲日月。列於東西二樓之上。巖親書其榜。上曰。

見進士王宏昭陽殿賦。其辭越人，皆非虛也。其餘宮室殿宇，悉同之。每引嶺行商以示奢，廷博案，句似誤。一本云：每引嶺外行商以示奢侈。亦由之而稱。

強盛涼臺之寶不亦疎乎巖末年乃天福壬寅歲是歲夏四月避暑於甘泉宮時長星見乃宋孝武萬歲

之說未幾而殞焉。晟既卒，子玢嗣位，是爲殤帝。晉暴益甚，爲長夜之飲。二年春三月，其弟晟因人之情，乃使壯士夜以角觥進，因而弑之於長春宮。玢卒，晟乃襲僞位，改元應乾。

晟本二名，上一字犯宣祖諱，去之。

江南李氏因湖

湘之勢，遂以兵侵其境，爲晟所敗，獲其敗卒，盡滅去一臂以歸之。江南由是絕南顧之意。晟辭在一隅，自爲強大，以中國帝王爲洛州刺史。每宴會，則獨處殿庭之間，侍宴臣僚皆結綵亭，列坐於殿之兩隅，宴酣則有司以檻獸而進，兩傍翼以戈戟。晟親持弓矢下殿，有司引獸檻而前，遂巡獸出，移庭而上。晟引弓射之，兩旁戈戟競進，獸乃斃，其爲樂皆類此耳。晟晚年猜忌，功臣宗室誅戮相繼。陳道庠者，嘗爲角觥以弑殤玢者，晟既忌之，欲其自退，乃賜之漢紀一部。庠受賜，莫知其由，因以問內侍鄧中，中曰：「殺韓信，醢彭越之謂也。庠因稱疾，晟聞之，反怒，中以漏洩，乃兼誅之。」晟每誅親族，其子皆燹死，女有色，遂置嬪御之列。晟之所爲，雖蠻夷不足以論理，而人倫之內實所忍聞焉。銀，晟之長子也。年十七，襲僞位，改元大寶。委政內官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又引巫樊胡子，自言玉皇大帝附其身，服遠游冠，妖言以陳禍福。銀於內殿設帷幄，陳物玩以奉之。胡子爲大帝言，謂銀曰：「盧瓊仙等皆我命之，以爲爾輔，爾當盡心委之，無得妄有疑慮。銀再拜而聽。由是內外淫亂。銀踵父之奢縱，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又以銀爲殿衣，閒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萬千。末年，野輩生於宮殿，御井石自行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至於亡國焉。銀既爲天兵所敗，其下乃燔藝府庫寶貨之外，其眞珠至美者，凡四十有六，壺焉。及至京師，銀乃自結眞珠龍鳳鞍靶以獻。太祖謂羣臣曰：「聞銀所貢，悉皆手製，其所善止如此，不亡何待邪？」銀在南越，僞封衛王，及歸